曾鞏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饒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廢其業矣

鍾惺曰論及農桑是大經濟

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它爲是農不獲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爲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

譚元春曰為小民情事入微

食縣官者為十萬户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辨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遲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優有辨察之煩厝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馬牛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之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

彦順之曰借戰鬭形畊桑法脉殺旋

敝益深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空近塞之地失戰鬭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又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畊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鬭之民果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畊桑之民果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竊兵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社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

精鑛曰條詞明晰

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被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修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它為豈不遠哉此所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十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

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
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
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不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
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
乎它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
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
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
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
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

下之民○聞國家厝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欲主上之義
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悦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
下○天意悦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俗○奉幣來享○疆内
安輯○里無囂嚴○豈不遲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内乎○此○所謂○
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
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
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
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

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
災○然後謂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
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
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緩○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
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
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
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它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
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
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

香藥之類佐其虛佑不過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茅坤曰子固大議其剖析利害處處分明

鍾惺曰坐給升合之食是惠而不知為政賜錢貸粟使人人復其故業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百姓長計者矣



陳仁錫曰。退事每如此

曾鞏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閣下。竊聞儂智高未反時。已奪邕邑地而有之。為吏者不能禦。因不以告。皇祐三年。邕有白氣起廷中。江水橫溢。司戶孔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其將陳珙。珙不聽。宗旦不已。珙怒詆之曰。司封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略其寨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珙又不從。凡宗旦之於珙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珙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吾親毋為與危此。既行之二日。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鄰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

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汚邪罵不絶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
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廢則邕之禍必不發發而吾有以待之則
必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旌況其死節堂堂如是而其事未
白於天下也見朝廷所寵贈南兵以來仗節死難之臣宗旦乃獨不
與此非所謂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使宗旦初無一
言但賊至而能死不去固不可以無賞蓋先事以為備全城而保民
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撰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
節為天下者賞善而罰惡為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
如是耶凡南方之事卒至於破十餘州覆軍殺將喪元元之命竭山

呂坤曰冷語痛心

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職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殺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其可憂者甚衆而當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甚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載之天下視聽顯揚褒大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學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

孫鑛曰總括前意化法脈為精神矣妙甚

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千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窶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某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善今其所立亦可贖矣某初聞其死之事未敢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衆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袁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謬也況陳拱以下皆覆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遁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性之喜事則其有先言之效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聽尺紙之議博問而極

陳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頒賜還答。不宣。

鍾惺曰。孔宗旦得南豐此書。其有功而無罪。千古為不朽矣。文章之持是非。功豈淺哉。若必以在廷賞罰而善惡其人。則古今無少申之氣矣。

曾鞏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其同。守之同則舍己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己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邪。議者未之思也。雖然。迹其所以然。豈士之所

鍾惺曰澹蕩之思幽閒之度

喜肰哉故曰亦樂肰也今四方之從事惟其守之同者多矣幸而材從事眎其政之鈌不過窒於款逡於議而已肰莫以為己事反是焉則激激亦奚以為也求能自任其責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於朝不爾者其幾耶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至為政也汀誠為州治也蔡君可拱而坐也誠未治也人人皆觀君也無激也無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懋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唐順之曰此文入題照應獨為謹密與於南豐諸文

鍾惺曰四卒未見一段虛景可想

曾鞏送丁琰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嘗患其然則任奉法之吏嚴刺察之科以繩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遣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詔雖下舉者卒不聞推令或以舊制舉不皆循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堪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余之所見聞陰計

孫鑛曰至此方歸重教養氣度春容

茅坤曰引入公卿大夫大有諷刺

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猶恐余之愚且賤聞與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與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而天固不生材於今哉使天子大臣患天下之弊則數更法以禦之法日以愈密而弊日以愈多豈今之去古也遠治天下卒無術哉蓋古人之有庠有序有師友之游有有司之論而賞罰之始於鄉屬於天下為教之詳至此也士也有服人之道則皆得行其教有可教之質則皆可為材且良故古之賢也多賢之多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咸宜焉獨十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致天下之

譚元春曰又一語而感慨特甚

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密於法而不勝其弊者今之患哉令也庠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為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令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於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為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蓋此之出也已噫奚重而不更也姑蘇人丁君瑛佐南城南城之政乎予知其令令曰丁君之佐我又知其邑人邑人無不樂道之者予既患令之士而常慕古之人每觀良吏一傳則反覆愛之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

於淮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今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於此有不信於彼哉求余文者多矣拒而莫之與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余文而余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且勉天下之凡為吏者也

鍾惺曰文心款款如蓮步緩處含情自悄未易爲敲音篆貌者言也

曾筆雜識○二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環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爲智高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爲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爲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賊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進○率皆自京

陳仁錫曰一擊而止

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虜楊畋余請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洒未從道鄭紓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焉矣非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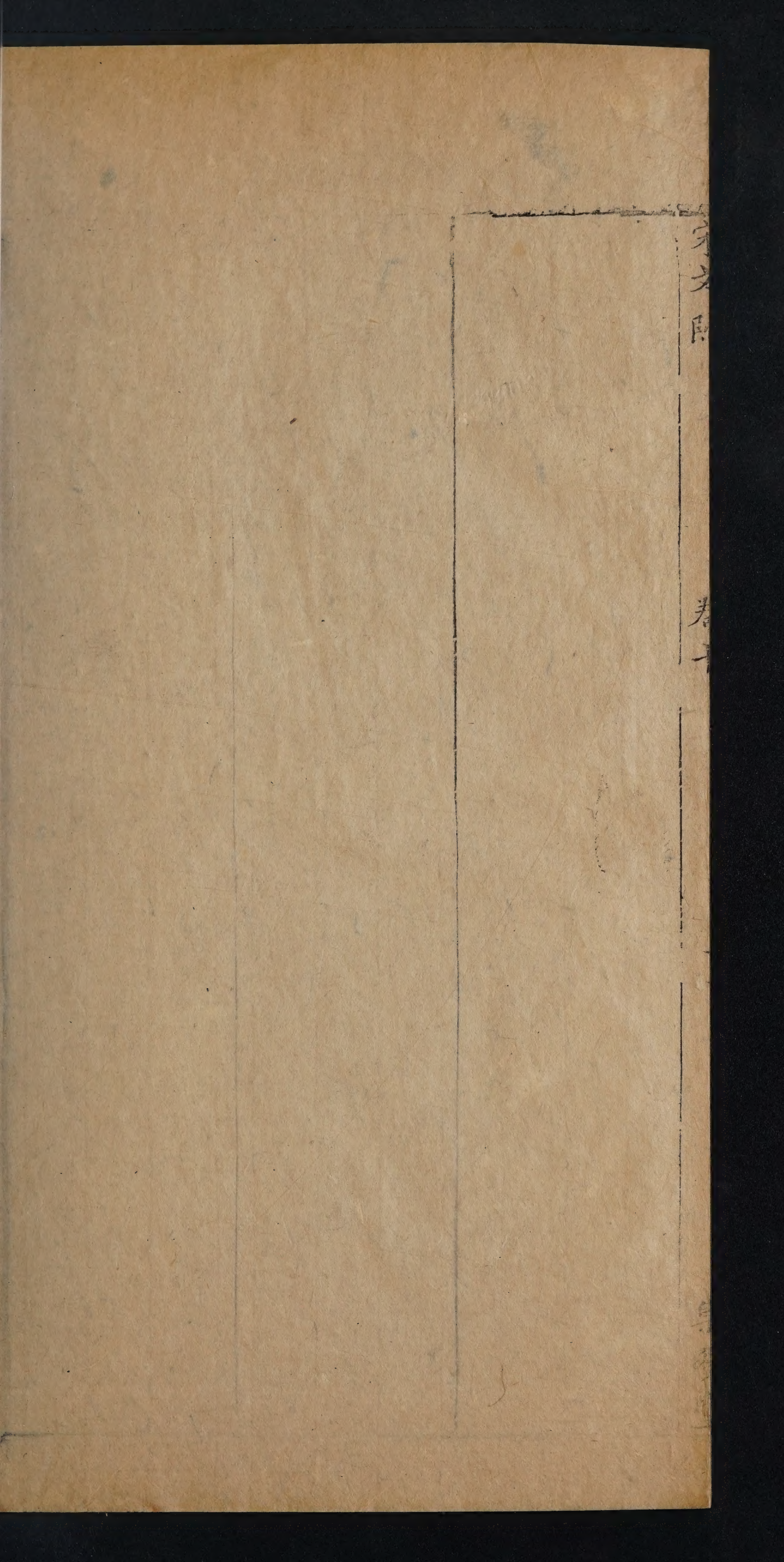
鍾惺曰如此方可謂有制之兵

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茍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嬴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狥○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設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至是知桂

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其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慮崑崙關險阨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裨軍為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

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爲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其所料青坐堂户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

鍾惺曰立軍制明賞罰日行不過一驛立行伍明約束守備甚嚴此兵之正也至風雨夜半度崑崙關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此兵之奇也非正無以爲戰非奇無以爲勝覩青之方畧而用兵之道思過半矣



鍾惺曰可謂文中有畫

米芾西園雅集圖記

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絶動人而人物秀發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為凡筆也其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為王晉卿幅巾青衣據方機而凝竚者為丹陽蔡天啓捉椅而視者為李端叔後有女奴雲鬟翠飾倚立自然富貴風韻乃晉卿之家姬也孤松盤鬱後有凌霄纏絡紅綠相間下有大石案陳設古器瑤琴芭蕉圍繞坐於石盤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執卷而觀書者為蘇子由團巾繭衣手秉蕉箑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幅巾野褐據橫卷畫淵

明歸去來者為李伯時披巾青服撫肩而立者為晁無咎跪而捉石觀畫者為張文潛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視者為鄭靖老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幅巾青衣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為陳碧虛唐巾深衣昂首而題石者為米元章袖手而仰觀者為王仲至前有鬅頭頑童捧古硯而立後有錦石橋竹徑繚繞於清溪深處翠陰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説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師傍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為劉巨濟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於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風竹相吞爐烟方裊草木自馨人間清曠之樂不過於此嗟乎洶湧於名利之域而不

知退者豈易得此耶自東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議論博學辨
識英辯妙墨好古多聞雄豪絕俗之資高深羽流之傑卓然高名
動四夷後之覽者不獨圖畫之可觀亦足彷彿其人耳
譚元春曰寫得高況淋漓所云自有林下風味無一點塵埃氣不
為凡筆蓋自道也



顧臨湖學田記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梁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術也一井之濟物養之薄者也而聖人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為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術也冉子與粟其心固為周矣而聖人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豈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竆云爾夫豈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竆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竆則雖薄可貴也吴興學著於天下當其盛時學者不可勝録然常患惠而養之者不至也彼千里而来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

鍾惺曰游學之苦只一語寫盡

不能久者将逐則有慼然不足之嘆自學初得賜田五頃而瀕湖多潦歲入無幾由今樞密胡公為郡始為辦學資漸以及諸生之寒者繼胡公者或增焉然亦莫之充也嘉祐中臨常承之教授計其資十常不能及二三既數年廼會太守鮑侯輒恤其不給慨然思有以廣其資方謀諸士僚適聞秀州杉楊涇有民訟田頻年不决官将兩奪之鮑侯喜曰吾謀得矣廼用書懇請於轉運使願得貸錢購所争田以贍學者會轉運使賢樂聞其請遂用貸錢六十萬得田七頃其田當沃壤舊無暵潦之患以二年之入償貸錢然後率為學糧歲可以食百員夫棟宇之固易隳也泉布之富易耗也惟田之息可以需及

經語其始可謂惠而不費者也要其終可謂養而不竊者也世有
耗民脂矣要為塔廟之奉在名教之地則藐而不顧噫不明乎善從
多費而為窮較今日之為重可取也鮑侯太之二年過今徐侯来喜
其得惠養之道術而有資於名教肽慮歲月之久有穢浸其美者乃
强不敏著於記六

鍾惺曰貸錢買田以入償貸而學有餘糧可謂巧婦無米之炊矣
由此觀之則君子惠養天下之術寧有窮哉但患為民上者無
此實心耳



陸佃論正始之道疏

人君踐祚要在正始正始之道本於朝廷近時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以忠厚為重遲以靜退為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正而救之實在今日神宗延登真儒立法制治至元祐之際悉肆紛更紹聖以來又皆稱頌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為否者廢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揚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詔謀仁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為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鍾惺曰至公至正之論不以司馬涑水而恕之



畢仲游議占田之數

有人則有田有田則有分田有瘠薄人有衆寡以人畊田相其瘠薄衆寡而分之謂之分分定而以名自占之謂之名田無甚難行者而至今不行則其制未均而恤之太甚故也蓋周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以至工商士人受田亦各有等而又分之不易一易再易之差以一夫一婦而受百畝無主客之別比今二百畝矣以不易一易再易之相掩而又有餘夫則比今三百畝矣什一而征無它賦斂而又歲用其力不過三日則比今四百畝矣而何武之制自諸侯王及於吏民皆無過三十頃以一諸侯王而財七八農

經惺曰上不行者不行二般議盤遠發貴多行輩處我亦只是為上人貴者不行也欲行此法非有盤根為君精求可

夫此所謂制未均者也名田之議起於董仲舒申於何武師丹至晉泰始限王公之田以品為差而均田之制起於後魏至唐開元亦嘗立法而卒皆不行夫名田之不行非下之人不行乃上之人不行也非賤者而不行乃貴者而不行也在上而貴者戴高位食厚祿官其子孫而賞賜抑柔雖田制未均猶當行也而何師之議則草於丁傅董賢晉魏有存則名存而實去此則所謂恤之太甚者也今將議占田之數酌復除之法則閱官之書漢魏隋唐之制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董仲舒以秦變井田民得買賣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置錐之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并之路其說雖正而不聞其制

虞何武之制大狭今日之制大無限宜約周官授田之數與唐世業
口分之法參其多少而用之士大夫則品秩之高下與其族類之衆
寡無使貴者有餘而貧者不足要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旁可以及兄弟朋友而不為兼并則善矣昔周官小司徒辨征役之
施舍卿大夫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征秦民
畊織致粟帛多與藻之孝弟力田皆復其身而丞相之子返與戍邊
為踐更卒則今日之復除亦可因而為法九品者復其身品品者復
其子孫五品以上乃復其家而戍邊之制可易以助令齊民之役雖
丞相子必使出衆以助之則下貧之室不困於重煩而在上貴者亦

不純於僥倖然田制之未均可以均也非今日之患也過於富家大室而恤之甚者則自漢以來未有以處之今日之患也夫事稽之於古而不合驗之於今而未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未得其中若是者誠難行也今占田之數復除之法稽之於古無不合驗之於今已見其利害測之於人情得其中加之無丁傳董賢之用事而今日之議過於何武師丹則無以富家大室爲難而行之天下幸甚

鍾惺曰占田之法不難在行難在各就條理便於行也此文雖亦大畧然其條理已井井然具矣苟於此熟講之思過半矣

宋文歸卷八十終